

紅土鄉紀事

胡 征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紅土鄉紀事

胡 征 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北京

紅 土 鄉 紀 事

內容提要 本書中的四個短篇小說，都是反映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鬥爭故事的。‘紅土鄉紀事’是寫川北根據地一個紅軍戰士的經歷；‘姊弟倆’是寫大別山老根據地邊沿區人民的痛苦及對紅軍的嚮往；‘槍的故事’是寫兩個小學徒參加紅軍的過程；‘鹽’是側面描寫大別山紅軍堅持游擊戰的故事。每篇都是用第一人稱來描寫的。作者以樸素的語言，熱情的筆觸，畫出了當時人民對國民黨、地主階級的英勇鬥爭的形象，同時，也表現了人民對紅軍的熱愛與忠誠。在勝利的今天，回顧一下這段歷史，是有意義的。

書號363 文學60 32開本 59千字 118定價頁

著 者 胡 征

編 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 新 華 社 印 刷 廠

印數1——50,000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一版

每冊定價3,200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目次

紅土鄉紀事	一
姐弟倆	二元
槍的故事	五
鹽	八〇

紅土鄉紀事

你到過川北有名的「紅土鄉」麼？沒到過的話，聽我給你介紹一下。

這地方原來是叫「白土鄉」的，從前到處是一層灰白的膠土，五穀不生，能種莊稼的地皮不多。我們勤勞的老百姓，不斷在那些坡坡坎坎上，尋出白土少的地點，開出一塊塊的梯田和坡地，積年累月，慢慢地遍野都見禾苗啦。可是後來被南山的侯家地主看上了眼，他自己寫了一張契約，買通縣衙門，蓋上硃砂印，跑來說：這幾架山都是他的「祖傳世業」，並且找了一個漂亮的山凹，蓋起一座樓房，他就坐在樓房裏收租掌佃，享起福來。一九三三年，紅軍一到，這個喝血的傢伙逃跑了，老百姓在鄉蘇維埃大會上作了一個決定，把「白土鄉」改名「紅土鄉」。但紅軍走後，侯家地主和白軍回來，又強迫改叫「白土鄉」；可是老百姓心裏永遠是個「紅」字，解放後，他們寫了一個莊嚴的呈文，請求縣人民政府立案，不久就被批准了，縣上發出通知：將「白」字永遠取消，恢復紅軍時代的光榮稱號——「紅土鄉」。

這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概況，究竟當地老百姓心裏怎麼個「紅」法，我也不清楚，今年秋

天，我路過這地方，順便去作了一次訪問。

我到鄉政府的那天，太陽已快下山了。看見一個新油漆的「光榮人家」大匾額，豎在辦公室的廊簷下，白底紅字，閃閃發亮。辦公室裏擠滿了人，年輕的姑娘媳婦們正在忙着紮花、綉旗子。找到鄉長一打聽，說是這匾額準備送給一家紅軍烈屬的。這家的主人叫何仲坤，住在紅土鄉的紅土村，是紅軍時代的土地委員；他父親是當時的鄉蘇維埃主席，早已犧牲了，他兄弟現在東北担任負責工作。我馬上想：別的區鄉優屬工作早就完成了，這裏爲什麼現在才送匾呢？其中必有原因。我試探着問一下：

「這麼個紅屬，怎麼現在才開始……」

我還沒說完，鄉長磕掉煙鍋的殘灰，把話接了過去：

「我們鄉上的光榮匾早都送了，只剩這一家。現在還不忙送哩，準備等中央訪問團來的時候，他的房子也修好了，一則歡迎，二則歡送，來個雙喜臨門！」

當時鄉長和幹部們都很忙，來不及詳談，我乘這工夫先到何仲坤家裏去看看。這位熱情的青年鄉長，一直把我送出街門，我順着他指的小路，往紅土村走去。

走下小坡，穿過樹林，又上一個坡，望見山嘴上有幾間房子，那就是紅土村。村後和左右是一片濃密的竹林。村口的梯田，像台階似地伸下山溝。等待收割的稻穗，垂着豐滿的籽

粒，半伏在田埂上。遠近割穀的人們，唱着將要收工的山歌，歌聲滲着陣陣稻香，在傍晚的山野上空飄蕩。

我用小棍撥開路邊上的稻穗，一步一步走近村口。剛到竹籬門邊，一隻狗猛然衝來，差一點撲到我身上。接着又衝來兩隻，狂叫着把我包圍了。我正着急難於應付，這時候，竹籬門裏有人吆喝，聲音嚴厲而宏亮。狗大吃一驚，馬上倒退幾步。隨着那聲音，門一開，出來一個老漢：五十來歲，光着腦袋，濃眉大眼，披着沒領的白粗布背心，胳膊上肌肉突起多高。他揮着一隻有力的右手，又吆喝一聲，狗就不叫了。我想：他就是何仲坤吧？一問，果然不錯。我跟他一起跨進院子。

這是一個美麗的小農家。寬敞的四方大院子，院牆是竹竿編的籬笆。籬笆上爬滿了瓜藤，棒槌大的絲瓜成串地往下垂着。正屋和廂房都像新修的。右廂是一座不高的小樓，挨牆有幾根大竹竿綁成的架子，上面搭着木板，一看就知道是個還沒完工的建築。難怪一進院子就聞到一股泥巴和石灰氣哩。

「這樓修的好哇！快蓋瓦了吧？」坐下來，向他說明來意之後，我望着那樓問了一聲。

「蓋瓦？快啦，這幾天都忙着割穀，割完穀就蓋。提起這樓，話長啦；同志——你先坐坐。」說着，他站起來往外走。這時我才發現他的左腳沒有了，腳脛像個拳頭似的，纏一

疙瘡布，走動不方便。他一顛一跛地跳出院門，雙手作個喇叭，面對梯田，喊他「屋裏人」回家做飯。

這老頭雖已殘廢，但精神挺好。他說要不是這幾天打擺子，一會也閒不住，這時間不是下田就是到鄉上開會去了。

「你還在鄉上担任工作？」我看着他那隻沒有腳的腿。

「可不！春上搞土改，大家硬選我當土地委員。他們都說：你是十八年前蘇區的老『七地』，還有啥推的！我嘴裏說：殘廢人怕不行吧？心裏着實怪熱烘的。照直說，紅土鄉這些地皮，哪一塊我摸不透？和白匪打了一二十年的仗，頭一宗大事就是分田地。現在全國的地主都打倒了，天下是我們的啦，你想同志，十八年前大家給我的任務沒完成，這會兒再派我一肩担下地，我該樂意不樂意呀？哈哈！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他「屋裏人」揹着「背篋」回來。後面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，牽着黃牛走進院子。一隻小牛跑來，鑽進牠母親兩腿之間，搶着吃一口奶，又跳出竹籬門，到外面耍去了。

這個中年婦女頭上纏着白布，褲腿挽起，穿着草鞋，像男人一樣的苗實。她鬆開一隻肩膀上的食籠，雙手反過去托着篋底，身子一歪，把穀子倒在當院的席子上。回過頭用胳膊擦

擦額上的汗，睜着驚奇的圓眼睛看着我。

「這是上面派來的同志，要叫我們上報哩。」何仲坤高興地介紹了一下，就吩咐她去作飯。我把小竹椅往他跟前移動，聽他談起來。

「就從這座樓談起吧！」

「當初這兒沒樓，就只兩三間破草房，是我爹手裏蓋的。一九三三年冬天，紅軍收陣地，我們全家都跟紅軍走了。那個惡霸地主侯老五你曉得囉，他帶着白匪回來，把這房子放火一燒，只剩下幾堵牆。那年紅軍走得不遠，白匪怪怕的，在各山頭修起碉堡。侯老五也在我這房子右首蓋起個小樓。因為他的村子就在下面山凹裏，這樓算是他村的擋門關。」

「這些事都是後來才曉得的。那時節，我們通統跟着紅軍往西走，男女老少擰成一疙瘩，大娃子牽起，小娃子指起，挑不動的鐵鍋、被蓋網在牛身上。越往西走越冷，又碰見鬼天氣，鵝毛大雪往頸窩裏鑽。鼻子凍木了，一股冷氣順鼻梁骨往裏灌。背篋裏揹着的娃娃，噤着噤着不響了，休息下來一看，梆梆硬，沒氣了！」

「過八廟嶺那天，白天走，黑夜也走。路不是個路，又滑，又冷，又黑，又不能打火把。一個鍋蓋滾落了，不知誰，去用手摸，腳沒紮穩，一傢伙滾下了岩。那嶺真愁人，一夜沒走完一半！這就壞了事，白軍從南面插過來，把我們和紅軍的隊伍卡斷了！」

「我們那部分是『模範營』^①，只有十幾條快火，兩門『過山牛』^②，剩下的都是矛子、馬刀，後頭跟的是女人、娃娃。在那半山坡上一打，人都嘩啦下來啦。」

「那股敵人後來是叫紅軍消滅了，可是我們也打得七零八落。我大腿上掛了彩，走不動，慢慢往前爬。敵人正在滿山追。有個女人揹着娃，跑着跑着，敵人上來一刺刀，先把娃挑了；又一手抓住女人頭髮，按在地下，扒開褲子，照下身就是一刺刀！」

「這些狗日的好狠啊，眼看對我跑來，我趕緊往前爬，前面沒路，是一個幾丈深的吊岩。那時節又沒手榴彈，你說怎整？死也不能死在他們手裏呀！我把牙一咬，眼一閉，往岩下一栽！當時也沒覺得不好受，就像騰了雲，腦壳轟的一聲，啥也不知道啦。」

「我這腳？別忙，還早着哩，那是日後的事。當時我並沒死，幸虧半山腰有棵樹杈子，撐了一下。山下有一家人家，把我抬到屋裏，灌點米湯救過來。」

「這家只一個老頭一個姑娘，老頭姓楊，姑娘叫蓮花。我死也忘不了他們的恩情！不怕你笑話，同志，這蓮花就是我現在的『屋裏人』。」

「那年我才三十來歲，蓮花十七八。她天天招呼我吃喝，總有點不好意思。她爹說：『蓮

① 紅軍當時的「模範營」不是一個作戰單位，是後方的一個臨時組織，裏面包括赤衛隊、婦女隊、兒童團……等等。
② 「過山牛」是一種土砲。

花，你別怕嫌人，他是紅軍，跟自己親弟兄一樣，你哥不是跟紅軍走了嗎？你要仔細點侍候着。」又跟我說：「你也別外氣，想吃點喝點，張嘴就是囉。爲革命遭到難處，還說啥子這那的？把傷養好了，回到紅軍裏頭，再給窮人多出口氣就行了！」他那話把我說得痛哭了一場，我說：「老伯父，只要我還活着，今生走到哪裏也忘不了你的話，我這顆心，死也是紅的！」從那天起，我拜他叫乾爹。

「那日子，山上的仗還沒打完，白匪到處搜山。有一天清早，蓮花剛起牀燒鍋，外面狗咬得厲害，有人敲門，敲得很急，恨不得要把門砸開。乾爹和蓮花趕緊把我塞在草堆裏，又用草蓋起。那時候，手無寸鐵，又是摔壞了的人，起初心頭不免有一陣寒顫，渾身打了幾下哆嗦，這一哆嗦，就把乾草抖的沙沙響。你看那個舅子氣人不氣人！」

「聽着門一開，進來兩三個人，又趕緊把門拴上。我才聽的準哩，那些人是帶着馬刀的，刀尖碰在牆上『茨兒茨兒』直響。我咬了咬牙，對自己說：怕什麼啊！搜不出我便罷，搜出來，我就奪下他的刀，拚他一命，撈個本錢！」

「聽他們走進上屋，一個人問：『這兒有沒有紅軍的彩號？』嘿，這口音像是我兄弟，我心一跳：莫非他投了白匪？那我才不依哩！又一想：天底下總有件把怪事，許是音同人不同。再一聽，果真是他！不要緊，說的是自己同志話。我心眼裏剛有點眉目，老乾爹就說了：

『不錯，這兒有一個彩號同志。』我馬上掀開乾草，坐起來，喊了一聲：『你是二坤不是？』我兄弟一驚，答應一聲跑來了。

「他見我，喊着『哥呀，哥呀』捧頭就哭。我說：『怎麼這樣子啊，這不是哭的時候，你是怎來怎去的，快跟我說說！』同志，唉，他不說則已，一說，說出個大事情——我爹叫白匪殺了！

「我楞了一陣，也『哇』地哭起來。隨後問了一下情由，他說爹在後面掩護家眷，打散以後，遇到『民團』[○]的追兵。爹和他們拚了一陣，上年紀人到底支不住，三個敵人把他按倒，搶了他的刀，當場就砍了！有人親眼看見：砍我爹的人就是侯老五的小舅子趙大嘴。臨走把刀丟在屍首上。我兄弟端起刀說：『爹的刀在這兒，上面還有爹的血哩！……』我伸手接過來一看，果然是那把齊頭刀。我跪在地下，舔了舔上面的血印子，對着刀說：『爹呀！爹呀！今生不給你報仇，我誓不爲人！』聽我這話，圓圈的人都跪下發誓：不消滅白匪不甘心！」

何仲坤說得很激動，突然停止了。他拿起一根麻稈，喊他女兒小蓮點火抽煙，麻稈在他

○「民團」是地主反動武裝。

手裏直打顫。小蓮接過麻程剛要跑，又被他喊住：

「叫你媽把那齊頭刀拿來！」

一會，真的拿來了：三尺來長，頸子昂起，頭是一條直綫，像切菜刀似的。我掂了掂，約莫三四斤重。借着月亮仔細瞅瞅：不算太鏽，還閃着青光。把上纏着紅繩子，雖已陳舊，但沒變色。我舉起來問道：

「這刀在你手裏嚐過敵人的血麼？」

「哈哈！就只嚐過一次。」他接過刀去，心愛地用手拭着上面的灰塵，深深地吸一口煙說，「你聽我順着實情講。」

「當時我的彩重不能走，叫我兄弟和那兩個同志趕緊攆隊伍去了。白匪搜山搜的緊，乾爹叫蓮花把辮子挽起個髻，假裝我們是夫妻。幸虧這一着，幾次沒把我搜出。那地方不是蘇區，參加紅軍的少，他們沒發現乾爹是紅屬。我在他家養了半年傷，天長日久，蓮花和我對了心眼兒，左右分不開啦。那年中秋節，打了一對野羊，宰了兩隻鴨子，就在她家成了親。」

「我原先担心兩件事，頭一件：怕日後蓮花跟我享不了福。我對她說：『我得問問你：俗話說，女大望高門，我這個窮光條子莽攛漢，現在又弄得家敗人亡，啥時候找到了紅軍，我就要跟着去打仗，你嫁了我不怕受折磨？』她說：『你把我蓮花看錯了眼，啥子高門不高門？

門高萬丈不頂一個貼心的人。你我都是黃連樹下長大的孩子，你吃的苦我也能吃，你革命我也能革命，你走到哪兒我跟到哪兒，紅軍裏頭不是也有女兵嗎？」

「這倒沒有啥牽掛。第二件是担心成親以後乾爹不讓走。你想，他燒了一輩子窖，牙齒老掉了半嘴，也沒撈上一巴掌地。老伴死的早，兒子成年在外面扛長工，又跟紅軍走了。三個姑娘嫁了兩個，身邊只剩下一個么女，我們一走，着實怪可憐的。可是我們一講明，他真爽利，說：『我一個人是小事，人老不能燒窖，一天打一捆柴賣賣也餓不死，有飢荒，還有你兩個姐家，你們別管。父仇沒報是大事，你們找紅軍去也行，回老家也行。』他真是個好老人家，不斷出去幫我們打聽紅軍的下落。那年頭真難找哇，東打聽西打聽沒有音信。後來有人說是打到甘肅、陝西省去啦。我們只好回家找仇人。」

「沒回到家，就聽說侯老五燒了我的房子，沒收了我的田，在我家右首蓋起一座樓。見了從前蘇維埃的人，沒說的，綁在樹上開腸破肚。這狗種真橫啦，他坐鎮紅土鄉，硬強迫人喊『白土鄉』，誰要說一個『紅』字，把你弄到鄉公所，雙手反綁起，樑有多高吊多高！」

「親戚們都不叫我回家，說窮人的仇一下子報不完，等紅軍回來再講。我說：『紅軍當然要回來囉！共產黨在四川扯了這麼大的閃，能不下一場龍頭大雨？雨沒下以前，臥在地下乾等着，也不是個辦法。』你不知道我是個烈性子人，硬忍不住。把家眷安在親戚家，馬刀插

在腰裏，我乘天黑先回家看看。

「那夜沒月亮，只幾顆眨眼星星。熱山熟路，我一口氣跑了二十幾里。到這屋後頭，已大半夜。站在竹林裏，瞅見這房子有牆沒頂蓋，旁邊多出來這座樓，樓上圓圈有槍眼，村子全改形啦。我心裏一股火，想着：你燒我的房子，我不能燒你的樓？說出來不怕你見笑，同志，那時候，我把私仇也當公仇呀！」

「我從屋後轉到屋前，聽見牆裏面牛打鼾。用小石頭打了個響聲，沒狗叫，沒動靜。我記起有人說過，樓上住有鄉丁，常到處拉牛發洋財，準是這麼回事。我到處找了找，柴草都少，點起來也燒不到樓上去。見樓牆上有三個大字：『白土村』，我沒唸過書，不會寫，可是這『紅』『白』兩字我認的清。我用刀刮起半泡牛糞，把那『白』字糊起。我正在往上抹糞，聽見有人下樓，下得怪快的，不幾步就開門來了。好，你來吧，等着你哩。那傢伙打開一扇門，腳也沒跨，站在門裏往外撒尿。我躲在牆根上，仔細一瞅：他蓄個平頭，眯縫着眼，厚嘴唇搭拉着。不是別人，正是侯老五的小舅子趙大嘴。沒等他尿完，我一刀牛糞擡在他臉上。他鬼叫一聲朝後跑，我上去就是幾刀，把肚子給他劈開了！」

「後來才聽說他是『民團』的小隊長，那晚不知抓住誰的媳婦在樓上犯罪哩。」

「噤，這一下子砍起煙火來啦！有人說各山都藏有游擊隊，有人說紅軍快回來了。那陣

子，怪事確實發生不少：不知誰把鄉公所招牌上的『白』字上貼個『紅』字，撕掉一次又貼一次。街口石壁上的紅軍標語，原來是泥巴糊着的，不知誰給戳掉了。剛糊一層，又戳掉了。民團、鄉公所吓的不行，招牌白天掛起黑夜收。找石匠把大標語剗成坑。——他能剗得掉？紅軍的標語早就刻在老百姓的心上了！

「這一來，他們又到處抓人吊打。沒錢買命的就挨槍崩。弄得我沒法回家，只好又返回去找丈人。」

「一九三七年，抗戰開始，國共合作，紅白兩家不打了。有些人回家探了探情形，說可以回去安居樂業，慢慢都往回搬。我沒有業好樂，可是紅軍找不到，年景又壞，天天吃不飽，也就回來了。那年蓮花懷了四個月的孕，挺着肚子回來的。」

「剛回來時候，侯老五不在家，當區長去了。這樓空着，門窗樓板都拆啦，頂上透亮。我就暫時住在樓下，着手砍點竹竿，割點茅草，在原先牆圈子上搭個草棚棚。棚還沒搭起，亂子又來了。」

「那是八月中秋下午，侯老五回家過節。他穿一身綢大衫，騎一匹青驃子，前後兩個護兵，都掛着盒子槍。路過我村口，我正在樑上綁竹竿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，他倒打起慢官腔，說開風涼話了：『房頂上那是誰呀？』我回頭答了話，他說：『哦，你回來啦！當了幾年

紅官，在外面發財了吧？——看你爬的那麼高，不怕摔下來？」我聽出他話中有話，就說：『再高的牆我都摔過，還怕這點點小玩意？』他嘿嘿一笑：『你出去紅了幾年，骨頭紅得怪硬的哈！』他翻身下了鞍，左手提起衣岔，右手掂着馬鞭，跑到我屋裏到處查看。蓮花放下活兒，趕忙跟上。你知道吧，屋裏只一牀破被蓋，這倒沒啥，就怕他翻出枕頭下面那把齊頭刀。那狗種心毒眼狠，一步一個點子，沒看出啥子來，就用馬鞭指着樓間：『這門窗樓板哪兒去了？』蓮花說：『不曉得，我們搬來就這個樣子。』他掉過頭，瞪着眼：『哼，說的倒利洒：不，曉，得！這不是野畝地，隨便拉屎隨便坐，誰叫你們搬進來的？』我去攔着他說：『你來的怪好，我正想找你辦辦交涉哩。確實這樓就是這樣，不信你去問鄉公所，他們答應我搬來的。我們回來沒處存身，先借住幾天，等草棚搭好就退把你。你是你的高樓大廈，我住我的草棚棚，這是頭一宗。第二宗，我的田土你已收了幾年穀啦，收了就算收了，隔年的糧食隔年的主，已往的事都不提，從現在起，該我種了吧？』他又嘿嘿一笑說：『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，真會打算盤啦！聽說你是從前蘇區的土地委員，抄了我的家，分了我的田，這筆賬還沒勾，現在空手白話就想吃肥肉？跟你說實話：不拿三十担穀，田你不能種，房你不能住，草棚你儘管搭，地皮稅可得額外交！』我說：『我的房子是你們燒的，田是你們佔的，地皮原本是我自己的，從前的押金還在你手裏，現在反轉來要糧食，哪有這個理？』他把眼一翻